

实习书记

许开桢◎著
SHIXISHUJI

为官是一门艺术

且看形色不同的“官人”如何演绎“官事”

实习 书记

许开祯◎著
SHIXISHU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实习书记 / 许开祯著. —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229-04526-5

I. ①实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0198 号

实习书记

SHIXI SHUJI

许开祯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王传丽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封面设计: 道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20mm 1 / 16 印张: 22 字数: 300 千字

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526-5

定价: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序

有话要说

《实习书记》这部集子是我这些年零零星星写的一些中篇，这次结集出版，本不想写序言这种啰嗦的话。但编辑王传丽是个热心的女士，负责到了极点，一再邀我为这部集子写点题外话。并给我发来一篇东西，是她编这本集子时的一点感想或体会。这刺激了我，编辑尚能如此，作为原作者，为自己的作品多写几句，又有什么？

这部集子收入的作品，是我对自由、真诚、清洁精神的追求。我一向认为，文学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助缘，应该为人类提供优秀的灵魂给养。文学不只是关怀底层，关怀劳苦大众，同样也可以关怀人类中的每一个阶层。

小说来源于生活，这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但作家似乎只有生活还不够，还需要一颗没被污染的良心，需要追问精神，需要敢于言真话敢于撕破某些东西的勇气和信心。更需要草根立场、民间立场。这些，我自信都有，而且事实表明，这些年我跟我的读者们是站在一起的，是心连着心的。不少素材，甚至就是读者直接给我的。

作家不能逃离开现世，更不能躲在象牙塔里玩文字游戏，那样，文学会灭绝，会遭到读者彻底的唾弃。对生活的追寻是作家的责任。有人说这样的作家是肤浅的，是浅薄的。我说，如果文学硬要在浅薄与厚重里选择一样，我宁可选择





浅薄。因为我玩不起所谓的厚重,我不想让自己的文字一出世便包裹上一层厚厚的尘土。或者为了夺人眼球而故意打上西方文学的山寨标签。

话到最后,还是回到文学这个大命题上。有人说现在的文学生态已经恶化,文学早已边缘化。但我认为当下的文学生态并不是在恶化,也不是文学已经边缘化,问题还是出在作家身上,作家们对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万象没有反应,埋首故纸堆,一味地强调过去,使得小说离现实越来越远。要想重振文学的大旗,首先强调文学要回到现实当中,其次要去除文学种类的歧视化,抛开所谓主流文学、官场文学或科幻文学的标签,只以作品实力说话。只有回到读者视野里,在读者面前弹唱,才能感动读者。毕竟他们明辨美丑的双眼,才是作品要去的最终方向。

许开祯

2011年9月,甘肃凉州

目 录

序：有话要说 / 001

实习书记 / 001

愤怒的胡杨 / 045

较量 / 099

裤裆巷 羊下城 / 197

家事 / 231

家诗 / 264

一个人的花园 / 305

实习书记

1

方静文忽然觉得,自己和李爱工的关系很危险了。

方静文是和丈夫叶开做完爱后发此感慨的。事实上他们刚才就没做成。叶开摸上来的时候,方静文的身子发出过一阵子战栗,毕竟他们才近 40 岁,还需要得很。加上方静文又在基层,好不容易回来一次,不能说不想。方静文伸出胳膊,很迎合地搂住叶开。两个人的火很快点燃,怪只怪叶开,如果他能当机立断就好了,偏巧叶开是个精耕细作的男人,凡事认真得很,非要弄出一些情趣来才来实的。这就坏了,中间就给方静文留下了幻想的机会。

方静文觉得在那种时候想李爱工是很不对的,但她绝不是有意的。这段日子,李爱工像个幽灵,时不时会跳入她的脑中,吓她一跳。叶开在她身上精耕细作时,李爱工哗地就跳了出来,直直地站在她面前,方静文的身子猛地一收,就像刚刚升起的帆,一个浪打过来,桅杆断了。方静文想赶走李爱工,努力把心思往叶开身上集中,可李爱工明明白白堵在她眼前,他冷峻的眉,黑亮的眼睛,他的幽默,他的风趣,还有他成熟男人特有的风度,一下子就把方静文掀翻了,掀到另一片汪洋中。叶开再想努力,就已成一条困在岸上的鱼,扑腾不了几下了。加上叶开又是一个很敏感的男人,方静文一冷,他便马上嗅到另一种气息,当即便软软地下来,一声不吭地穿上衣服,一声不吭地去了客厅。

方静文本来很想唤一声叶开的,她知道叶开等这么一次不容易,一接到她的电话,他把学校的事扔下,早早回到家,洗菜,做饭,还特意找个理由将女儿提前打发到舅舅家,为晚上的这场爱作好一切准备。一个 40 岁的男人能对妻子做到这份儿上,方静文不能不感动。但方静文有个毛病,她在这种事上从不主动,哪怕自己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,也从不肯主动一次,就连一点暗示也不肯。叶开不止一次说她性冷漠,冷漠不冷漠只有方静文自己知道。她是急在心里堵在嘴





里,说不出做不出你有啥办法。

叶开坐在沙发上抽烟。方静文打开手机,手机是叶开替她关掉的,一看才十点钟,她不想睡,就从包里摸出烟,躺在床上抽。

方静文以前是烟酒不沾的,她甚至强烈反对叶开吸烟。现在她不仅抽烟,酒量更是大得惊人,一顿喝一斤绝不是问题。为此叶开婉转地说过她,说工作压力再大,也不能把自己变得男不男女不女,你让聪聪怎么看?方静文撒着娇说,你不说她咋知道,我又不当她的面抽烟喝酒。

这倒是实话,在女儿聪聪面前,方静文还保持着完好的形象。

方静文觉得应该走出去陪陪叶开,不能让他有想法,再说现在才10点半,等一会儿再来还来得及。她披上睡衣,故意把胸半露出来,想想自己也没啥大错,就坦然往外走。

偏在这时候手机响了。

电话是办公室主任林一飞打来的,方静文接了线,喂了一声,林一飞很有礼貌地说,对不起,方书记,这么晚了打扰你。

说吧,啥事?方静文边说边望了望叶开,叶开垂着头,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方书记,县上有急事,我来接你。

急事?我这才刚刚回来,就有急事?方静文很不高兴,她一个多月没回家,好不容易回趟家,随后就有人撵来了。

林一飞说,方书记,这事很急,你就……对不起,方书记,车就在你楼下。

方静文不再多说了,她了解林一飞,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,他绝不会站在楼下逼她。方静文很快穿好衣服,又去卫生间化了淡妆。尽管是深夜,方静文还是不想给部下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。她跟叶开说,实在不好意思,你看这……叶开无动于衷,仍旧抽他的闷烟。方静文走过去,亲了他一口,说我得走了。叶开抬了抬目光,又垂下了。

一上车,林一飞就说,新上任的省委书记礼拜一要到县上,检查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,他也是没办法。方静文问,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?林一飞说,李书记是要去酒泉,顺道了解一下我们县。顿了一分钟他又说,我也是一小时前才得到的消息,怕是市上还不知道。

方静文噢了一声,她这才想起林一飞有个同学在省委机要室工作,有好多消息都能比市上先知道。她把头靠在了后背上,看来市上真是不知道,要是知道了,怕这阵早已吵得天摇地动,再说徐副书记也不可能不告诉她。李书记真是

的,才来省里几天,就把微服私访、突然袭击这些词炒得热气腾腾,还接连摘了几个县委领导的帽子,让基层领导一听这些词就心惊肉跳。

幸好有林一飞,他能及时从省里得到消息,才不至于让方静文太被动。方静文有点感激地瞥了林一飞一眼,在心里又默默给他记了一功。

市上离苍浪县有三个小时的路程,趁着这工夫,方静文迅速把要检查的工作想了一遍。基层组织建设她不怕,这项工作是她亲自抓的,做得很细,也很扎实,上个月顺利通过省上的检查验收,还被评为全省双培双带的先进。别说李书记,就是中央来人检查,方静文也能让他们满意。她吃不准的是扶贫开发,县上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性工程,每年都有不同的项目,方静文到苍浪才一年,这项工作吃得还不是太透,再说班子里这项工作由县长丁力抓。

一想到丁力,方静文的头就大了。

似乎现在只要是班子,就要闹不团结,尤其一二把手之间,不闹别扭就不正常。丁力这个人,方静文以前觉得还不错,他挺能干,也颇有人缘。方静文在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时,跟丁力有过几次接触,总的印象是好的,没想她到了苍浪,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就紧张了。

算了,不想了。方静文直起身子,问前排的林一飞,你觉得扶贫开发这一块问题大不大?林一飞想了想说,如果只听汇报,李书记是不会有意见的,怕的是下去真看。方静文不语了,林一飞的担心正是她的担心,她只怪自己没有提前介入此项工作。

车子到了苍浪,已是深夜一点,林一飞问要不要开个紧急会,方静文说算了,还不知道他们这阵干啥哩。

县上九个常委,除县长丁力和武装部长外,其余的家都在市里。一到周末,常委们都要坐上车子回去度周末,周末去周一来,司机要在市里过两夜。方静文初来时,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,与上面倡导的廉政建设格格不入,但这是前任书记欧阳倩茹留下的作风,她一时也不好变,再说现在哪个县不是这样。老百姓给这种现象起了个有趣的名字,称他们为“走读生”,方静文听到后在会上提过一两次,但效果不大,你提你的,他们照回他们的,方静文只能从自身做起,尽量少回或是不回。

林一飞打来热水,说方书记你洗洗吧,要不要吃点夜餐,我去弄?

方静文说不必了,说完她道了声谢谢。对这个办公室主任,方静文是很满意



的,也亏了他的细心和周到,方静文才觉得在苍浪的日子不是那么孤独无援。林一飞小她三岁,以前是县委办副主任,方静文刚上任时,林一飞的日子很不好过,县长丁力跟他是老冤家,县委常委副书记赵子满也对他颇有成见,想把他弄到乡上去。他妻子又患了白血病,生命垂危,别说工作,林一飞连活着的信心都没了。方静文初来乍到,对他并不了解,提拔他完全是因为原主任赵二苍。赵二苍仗着陪了两任书记,又在苍浪有些市场,压根就没把她这新来的书记放眼里。他不是醉酒就是彻夜打麻将,工作让林一飞干,功劳却全记在他头上。有次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动员大会,作为县委办副主任的赵二苍居然带着一身酒气走进会场,迟到不说,还在台下打起了呼噜,呼噜声震天撼地,惊得会场的人目瞪口呆。方静文忍无可忍,当场就罢了他的职。这下把祸闯下了,赵二苍动用了所有的关系,给方静文施压或向她说情,不仅县上的领导三番五次找她,就连市领导也给她打电话,说不看功劳看苦劳,好歹他也是三朝元老了,咋能一句话就撤呢?

方静文却固执己见,将没一点市场的林一飞提到这重要位置上,她索性将赵二苍空挂起来,到现在都没安排。

实践证明,方静文的决断是正确的,她不仅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参谋、好管家,也通过赵二苍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。赵二苍这颗钉子一拔,苍浪干部队伍中的许多刺猬都暂时缩起了脖子,装得温顺了。

方静文瞎想的时候,林一飞已将相关的材料一一摆到了桌上。望着林一飞,方静文眼里突然有了湿热,他的妻子刚去世,家里还有老娘和十岁的女儿,但在方静文的记忆里,林一飞好像从没为家事耽搁过一分钟的工作。

或许这就叫士为知己者死吧。

2

第二天一早,方静文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,参加的都是部门或乡镇的领导,县上领导她一个也没叫。既然上面没有通知,方静文就不能把气味透出去,她只是以县委的名义,要求各部门和乡镇立即回头整改,在两天时间内将基层组织建设和扶贫工作重新检查一遍。她再三强调,工作务必要做细做扎实。尽管方静文没有明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,但参会的领导都已从她的神情和语气里感觉到一定要发生些什么,要不然大清早的开这么个会干啥?会议一完,

领导们便纷纷行动去了。

方静文自信地笑笑,她相信没人敢在这事上要儿戏。

为啥?说来也怪,现在的事你要是按常规办,怕效果连一半都达不到,如果你一反常态,那效果好得连你都觉得惊讶。

方静文到苍浪之所以这么顺,关键就是她下了一盘反棋,一盘妙棋。

方静文来苍浪之前,苍浪是没有书记的。老书记欧阳倩茹也是上面派来的干部,她在苍浪只干了两年,就在跟丁力和赵子满的斗争中精疲力竭,年纪不到50岁,就患了脑溢血,躺在医院不能动了。苍浪的班子一下成了全市的热门话题。按常规,县长丁力接任书记的可能性最大,他在苍浪工作了25年,从一个小秘书一步一步干到了县长的位子上,论资历,论水平,论方方面面,他都是当然的接班人。但常务副书记赵子满不服气,他上蹿下跳,硬是给苍浪搅了一团浑水。赵子满有研究生学历,又是从市委下来的干部,很多优势是丁力不能比的。两虎相争,局面难住了市委。其实也不是难住,当时的情况方静文最清楚,主要是市委内部没法平衡,暂时不得不搁下来,后来市委这样通知:县委这边由赵子满负责,政府工作由丁力主持,遇到难以调和的事时,市委出面做仲裁。这样搁了半年,苍浪的班子基本就瘫痪了,市委急了,这才韩信乱点兵,顺手抓了刚任副部长一年的方静文,让她担当此任。

按徐副书记的话说,让她去也是过渡一下,能干出成绩更好,干不出成绩千万别捅娄子。方静文是徐副书记一手提携起来的,这个大她十岁的男人一直像大哥一样关怀着她。当初方静文还是一家企业的财务科副科长,市人事局搞工资改革,把她抽来,徐天成看中了她,硬把她留在了人事局。当时徐天成是人事局副局长,后来他升了局长,就把方静文提为人事科科长,再后来徐天成成了组织部长,方静文又跟着进了组织部。组织部当时分干部一科和干部二科,李爱工是一科的科长,赵子满是二科的科长,方静文进去后,徐天成将一、二科合并,让方静文当了科长。李爱工升官无望,下海去红星酒厂当了厂长,赵子满曲线救国,申请到了苍浪县。

谁都知道,徐天成这样提携方静文,其根源是徐天成和叶开是老乡,又是大学校友。他们都是民清人,民清人有个传统,就是天下有民清人,民清无天下人。在全国各地,民清人只要遇上民清人,那关系是天然的,用不着多说,该怎么做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如果民清人不帮民清人,家里的祖坟一定会让人把草拔尽,狗屎猪屎就成了你祖先的下酒菜。当然,方静文心里还有另一种想法,这想法她对





谁也没说,只藏在自己心里,她在徐天成面前,有一种很暖的感觉,觉得他似哥哥,又更似父亲。方静文是舍不得离开徐天成的,既然徐天成说了,也就不能不来。

其实方静文比谁都清楚,徐天成是抓住这个机会,让她到下面来镀金。

方静文来苍浪后,发现这里的干部基本分成两派。一派跟丁力,一派跟赵子满。不用说,丁力的实力要大得多,方静文觉得这很正常,县上大小也是个官场,官场自有官场的规则。方静文从政多年,发现官场里很重要的一门学问便是站队。站对了你可能步步高升,飞黄腾达,站不对恐怕就……但方静文很快就发现了不正常。不正常是丁力已给很多人许了愿,包括县委办主任赵二苍,丁力许他接任统战部长,然后进常委。方静文随后又听说,在书记空缺的这半年里,丁力拿了不少人好处。丁力一定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,所以才这么大胆。

方静文没有说什么,只当自己什么也没听见。

有次会上丁力提出调整部局级班子的事,说现有的班子都是欧阳书记上任后调整的,现在班子矛盾很大,有些部门已严重老化,不调整就会影响全县的工作。方静文说我刚来不久,对情况还不是太熟,过一阵再说吧。过段时间丁力又提了出来,说干部交流也是党的政策,没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,如何能把全县的工作搞上去。这个时候已有很多关于丁力的传闻,有些甚至涉及他跟方静文的关系,方静文蹙起眉头问,现在的干部队伍不好吗?我觉得很好。然后她把目光转向赵子满,问老赵,你说呢?赵子满接过话便说,上任一届书记就调整一届班子,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好,很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。方静文趁热说,既然主要领导意见不统一,这事先搁下,等时机成熟再上会研究。

很快整个苍浪便嚷起来,说丁力拿了钱却不办事,说得好好的,马上就给安排,现在却不言不喘了。风声嚷得市上都听到了,组织部长找她谈话,说苍浪的部局级班子也该调调了,不调不利于团结。方静文说,我对苍浪的干部两眼摸黑,你让我怎么调?部长说,你多听听老丁的意见,他是老苍浪,对情况熟。方静文说,管组织的是赵副书记,他也不主张调,我刚去就调班子,这样影响不好吧?再说欧阳书记还在医院里,我怎么也得听听她的意见吧。方静文一语三关,组织部长也不好说啥了。

方静文这一坚持,就坚持到了现在。

按说丁力这时该自省,该检讨自己的行为,至少应该收敛一下,可他认定方静文在苍浪待不过两年,苍浪迟早还是他的。他甚至在下面公开这样讲,搞得全



县人心惶惶,不知究竟该以谁为中心。方静文不能容忍了,她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公开讲,党管干部这是原则,干部的调整与否这是县委考虑的事,政府应该集中精力,抓经济建设。此话一出,全县哗然,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能听出,方静文在向丁力发威。

于是,那些对丁力还抱有某种希望的人,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了。苍浪的干部队伍,不知不觉中开始向方静文看齐,谁都想赶在方静文动手之前,给她留下好印象。

这个时候,方静文安排工作,谁敢不积极?

散会后,方静文叫住民政局局长周天翔。周天翔是位老同志,搞了一辈子民政工作,他已向组织部打了退休报告,要求尽快退下来。方静文猜想这与副局长王长发有关。王长发是丁力一手提拔起来的,他最早是丁力的司机,在苍浪有关人事的诸多传闻中,王长发当民政局长的传闻声最响。

方静文问周天翔,今年扶贫开发的具体情况你掌握吗?周天翔说具体项目由王局抓,他只掌握个大概。最后他说要不我把王局叫来,给您汇报?方静文说不必了。方静文给周天翔倒水的时候,突然说,老周,你的报告我看了,但我没批,知道为什么吗?周天翔摇摇头,但他吃惊的表情还是让方静文捕捉到了。方静文说,老周你回去好好想想,县委打算从你们老同志里选几个德高望重的,扩大到县级班子里来,好些地方需要你们老同志继续发挥作用。方静文说到这儿不说了,她说,老周,你喝水。周天翔一下慌乱了,手都握不住杯子,他起身说,方书记,我这就去整理材料,晚上我给你送来好吗?方静文笑笑,她的笑是很能打动人的,果然周天翔不那么慌了。方静文说,你是老同志、老领导,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。好了,我还有事,你先回去吧。

周天翔走后,方静文忍不住笑了,随后她又叹了口气。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人变得畏缩的呢?其实提拔老干部的想法她早就有了,苍浪有十几位像周天翔这样的老干部,熬到最后只想要个副县级待遇,可欧阳书记没解决,丁力更不想解决,方静文在一次跟徐副书记汇报工作时,将这个想法提了出来。徐副书记很支持,说,静文呀,我原想是让你到苍浪锻炼锻炼的,没想到你一去就抓了苍浪的根本。行,市委这边我做工作,你把人选尽快定下来,但不能太多。方静文说,我明白,多了就不叫提拔而叫照顾了,我可不想照顾谁。徐副书记会意地笑了一下,说放开干吧,只要你觉得能投入。



方静文能不投入吗？苍浪是个40万人口的大县，30个乡镇，占地面积居全市第一，财政收入却是倒数第一，有一半以上的乡镇还在贫困线以下。一想起这些，方静文的心就沸腾了，好像有股子热血在奔涌。

林一飞来了。林一飞说基层组织建设的点已选好，考虑到李书记是顺路了解，点就选在沿国道的几个村子。说着他便把选好的点递给方静文，方静文没看，她担心的是扶贫项目，一旦扶贫项目出了问题，组织建设搞得再好也是闲的。她说，一飞，你把扶贫办主任叫来，我们还是把扶贫的事多准备准备。

林一飞很快去了，不大工夫他和扶贫办李悦兰主任一块儿走了进来。李悦兰是位30岁刚出头的女人，人长得很漂亮，也很会打扮，刚才开会时她还穿着套裙，这阵就换上了牛仔裤。方静文发现，李悦兰的腿长得很美，修长而挺拔，加上穿了牛仔裤，更衬托得弹性十足，尤其她高翘的臂部，更是女人骄傲的资本。幸亏自己是女人，要不然，在这样的女人面前，难保不产生啥幻想。

李悦兰见了方静文，还是很有些拘谨，人未说话，头上的汗先下来了。方静文说，坐，李主任你把今年几个项目的进展情况说一下。

李悦兰战战兢兢坐下，翻开笔记本，一项一项说起来。方静文听到中间，插话问，水窖工程现在落实了多少？李悦兰说了个数字。方静文问都符合标准吗？李悦兰利索地答了一声，水窖工程是今年省上对苍浪的重点扶贫工程，取名叫“大地母亲”扶贫工程。苍浪30个乡镇，有20个就居位山区，人畜饮水相当困难，老百姓常年靠窖水生活。山区的水窖就跟地洞一样，不但渗漏大，而且水质也很差，一旦天不下雨，有一半的牲畜就会渴死，县上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解决农民的生活用水问题。“大地母亲”扶贫工程总拨款600万元，计划在两年时间内给山区农民每家每户修一个水泥窖，这项工程要是抓好了，可谓给山区农民造了福。

李悦兰汇报完，方静文又把养殖的事问了一遍，李悦兰回答得还算让方静文满意。方静文觉得心里不是那么太空了，刚想跟李悦兰交代一下汇报材料的事，手机却响了，方静文一看是个非常熟悉的号码，按了没接，但手机顽固地一次次响起，方静文不能不接了。她刚接了线，李爱工就在那边高声唤她静文，方静文再想调低声音，都来不及了。李爱工一口气说了好多，直把她脖根都说红了。沙发上的李悦兰听得清清楚楚，她故意低下头，装作看材料。林一飞忙说李主任，我们到办公室去谈吧。李悦兰有点不乐意地站起来，意味深长地瞅了一眼

方静文，跟林一飞出去了。

方静文突然恶狠狠地说，吃什么粤菜，以后你跟我说话小点声行不？！李爱工很快说静文，我今天好想你。方静文拿着手机沉默了半晌，啪地挂了线。

3

星期一上午十点，省委李书记果然来了。这是一个办事果断、作风扎实的新派领导，他一到省上，就提出了诚信立省的口号。还把综合经济指标位居全省第二的天津市降到了第十二，将弄虚作假、虚报浮夸的市上一班领导整体端了锅。李书记轻车简从，完全不像下乡检查工作的样子，惹得县委大院很多人不敢相信。

汇报会在县委会议室里进行，方静文代表苍浪县四大班子致了简单的欢迎辞后，就按省委王秘书长的要求重点汇报基层组织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。因为事先准备得充分，方静文的汇报自然流畅、简明扼要、切中主题。县上的主要领导是临时召集来的，方静文汇报的时候，县长丁力不停地擦汗。他双休日去了乡下，河湾乡的杨胖子请他去乡下度周末，又是小姐又是酒的，结果把他弄大了，睡了一天。中间他倒是接到过扶贫办主任李悦兰的电话，碍着杨胖子的面，他把手机关了。早晨一上班民政局的王长发跑去跟他说，好像县里要来客人，周天翔给方静文准备材料哩。丁力说来个清楚，来谁我能不知道？没承想省委书记来了，丁力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杨胖子这次给他喝的是假茅台，这阵子头还痛。丁力真是后悔得不得了，他想李悦兰一定是听到了消息，想给他通风报信，自己还以为她又想缠着说调动的事哩。

方静文汇报完，李书记简单问了几个数字，方静文一一作答了。从李书记的表情看，他对汇报很满意。李书记还问，听说你到县上才一年？方静文忙起身说是。李书记说一年能干这么多工作，不容易呀。方静文腼腆地笑了笑，低下了头。李书记这句话明白无误地给在场的人传达了一个信息，他肯定了方静文，而且语气里还透出另一层意思，他喜欢这位年轻的女县委书记。

接下来由县长丁力汇报，王秘书长让丁力汇报一下国企改革的事，丁力擦擦汗，打开材料夹，说了半天，说得省上来的领导都皱起了眉头。李书记脸上的笑容也一下凝固了，他打断丁力的话，说时间紧，我们还是到下面边看边谈吧。





看的过程中李书记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恶，他破格让方静文上了他的车，第一句话便是问，你那个县长是怎么回事？方静文说，他是老苍浪了，对工作还是很熟悉的，今天可能是太紧张。李书记问你就不紧张？方静文脸一下红了，她拘谨地说，刚才汇报时我都出汗了。李书记让她的样子逗笑了，他换了语气问，县上企业改革阻力大吗？方静文说主要是下岗工人的再就业，这个问题解决好了，阻力就会小很多。李书记问县上有什么打算，方静文说，我们用两条腿走路，一是让有特长的下岗工人开展自救，县上给予政策上的支持；二是让几家民营企业搞再就业试点，鼓励他们多吸收下岗职工。李书记没作评价，他沉默了片刻又问，听说你们要搞旅游开发，是不是也想走旅游兴县的路子？

方静文说苍浪是个穷县，农业底子薄，工业基础弱，发展旅游业也是被逼出来的，我们南部山区有个小三峡，开发前景十分看好，县上想下决心把小三峡风景游览区开发出来，这样不仅可以找到新的增长点，更主要的是可以激活山区农民的思想。扶贫的根本在于扶志，观念不变，山区致富的步子就会慢许多。

方静文一口气说了很多，李书记很有耐心地听着，等方静文说完，第一个示范村到了。方静文很想听李书记说句什么，但李书记什么也没说。

第一个示范村是汤坊村，是能人带动全村富的典型。方静文一下车，就看见包工头胡万魁带着一班人恭候在他的宏达建筑公司楼下。在三月份的村班子改选中，县上做了不少工作，才让胡万魁担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。胡万魁这人还真行，不干则已，一干真就干出了样子。他把村委会设在公司的三楼，村委会的一切费用由他的建筑公司承担，不向村民收一分钱。他还给村里修了路，打了井，一项项事实都摆在眼前。李书记听得直夸赞，说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，这是“三个代表”的具体实践。

第二个示范村是冯洼村，村支部书记刘大光是个退伍军人，家里一直很穷，前年他去南方学习了食用菌栽培技术，率先在村里种起了菌类，两年时间就发展起了一个蘑菇村。一进村子，幽幽的清香扑面而来，塑料大棚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夺目的光芒。刘大光兴奋地向李书记汇报，去年全村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两千，今年他们力争达到三千元。李书记连连点头，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，应该在全省推广，靠自己的双手致富，这说明我们的基层组织找准了路子。陪同的省报记者马上对方静文说，回头他们就搞专访，好好宣传一下。

看完这两个点，李书记对苍浪的基层组织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说工作

抓得实，抓得细。他说，我以前还不知道有你这个女县委书记，看来妇女还不只顶半边天呀。方静文的脸再次红了，她说李书记我一定努力，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厚望。

后边跟着的丁力一听这话，脸简直变成了白菜帮子。

按计划最后一个看双塔村，这是方静文最费心血的一个村，现在建得也最好，所以把它留在后面，就是想给李书记的检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。这时候李书记突然提出要看扶贫项目，王秘书长也说顺道看一个点，不看心里不踏实。方静文和丁力都愣在了那儿，苍浪的扶贫项目多半在山区，最近的胡边乡离国道也有40公里。胡边乡的情况方静文清楚，别说省领导，就是她去了也没个看的。局面稍稍有点尴尬，丁力索性转身解手去了。方静文一时想不起有哪个点值得李书记看。

林一飞来了，他一直在陪司机，这时听李书记要看扶贫点，他走近说，北阳洼有个养殖点，是今年的扶贫重点，要不就去那儿看看。

北阳洼？方静文一怔。北阳洼是苍浪镇的，苍浪镇哪来的扶贫点？

王秘书长说行，就去北阳洼。再上了车，方静文就没话了，她甚至不敢看李书记，心紧得跟拧紧了的发条似的。她不住地诅咒林一飞，你一个办公室主任有什么权力乱说话？

车子很快到了北阳洼。这是苍浪镇临山的一个村子，光秃秃的山刺得人眼疼，一进村子，就跟刚才成了两个世界。方静文努力挤出笑，搜肠刮肚地给李书记介绍。

林一飞在前面引路，不大工夫，他们到了一座土院子前，一进院，就听到羊的咩咩声。方静文紧着的心哗地放松了，莫非这儿真有养殖点？

果然，一个阔大的养殖厂摆在了眼前，整齐的瓦舍，一大片草场，还有饲料加工房、堆粪场。只是厂子看上去有些破落，羊棚也显得陈旧。但羊的叫声却很柔软，能把人的心一下拴住。

厂长是个戴帽子穿西装的中年农民，他说他叫杨狗娃，40岁了，拉扯着三个娃，日子过得很穷，是乡上给了他政策，把他定为扶贫对象，叫他养羊，才养了两年就成规模了。他还想说啥，林一飞打断他，接上话给李书记汇报。林一飞说杨狗娃是县上的扶贫对象，像他这样的养殖户全县有400多个，规模都差不多，县上坚持定点指导，定点投入，以点带面，辐射全县，力争在三至五年内把养殖业

